

譯文叢書

福樓拜全集

李健吾譯

情感教育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譯者序

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，福樓拜完成了情感教育（*L'Education Sentimentale*）的五年的持續工作，就在七月十八日，死去他的最好的朋友詩人布耶（*Louis Boulhet*），然而傷痛還在心裏，緊接着十月十三日死去批評的權威聖佩甫（*Sainte-Beuve*），眼看十一月十七日，這部期待甚久的現代生活的巨著就要在書肆應世。福氏寫信給朋友道：

「又是一個去了！這隊小人馬越來越少了！麥杜絲（*Méduse*）木筏的難得逃出性命的幾個人也不見了！」

「如今和誰去談文學？他真愛文學，——雖說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，他的棄世讓我深深地難過。凡在法蘭西執筆為文的人們，都由他感到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。」

在文壇得到一位相知，像聖佩甫那樣深澈、明淨、淵博而又公正，有分量，所以輕易也就不許人，不是人人可以遭逢的際遇。他曾經把最高的評價許給包法利夫人和薩朗寶。對於前者，他唯一的指摘是「沒有一個人物代表善良」；他舉了一個他熟識的外省婦女，證明「外省和田野生活之中有的是這類好人，為什麼不把她們寫給大家看？這激發，這安慰，人類的形象因之而更完整。」對於後者，他嫌牠的背景太遠了，雖說「尊重藝術家的志願，他的一時的喜好」；他要求作者「回到生活，回到人人可以目擊的範疇，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迫切需要，那真正能夠感動或者引誘時代的製作。」所以臨到一八六四年，開始從事於情感教育的寫作，福氏牢牢記住前輩的指示或者熱望，回到他們共有的相關的時代，同時從自己的經驗另外發掘一個善良婦女做為參證。情感教育是作者虛衷接受批評的出品。

但是聖佩甫偏巧早死了一步，所以福氏寫信給他的外甥女傷心道：

「我寫情感教育，一部分是爲了聖佩甫。他却一行沒有讀到就死了！布耶沒有聽到我唸最後兩章。這就是我們的計劃！一八六九年對於我真夠殘忍了！」

那位善良婦女應當就是情感教育裏的阿爾魯夫人。她代表法國中產階級大多數婦女，也象徵我們三從四德的荊釵布裙。她識字，她也讀書，不會受過高等教育；她的品德是生成的，本能的，所以深厚；她有鄉婦的健康，愿懇，和鄉婦的安天樂命，任勞任怨。一個小家碧玉，然而她是良家婦女。沒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情緒，也沒有那種不識世故的非常的變動，她是一個賢內助，一個良妻賢母，而她的丈夫却是一個粗俗淺妄又極不可信賴的畫商市僧阿爾魯，她會忍受風雨的摧殘，惡運的變易，和子女靜靜地相守，還要分心來慰藉男子的負疚的暴戾之氣。她是中產階級的理想，中產階級婦德的化身。

她在最後接受了一個情人，只是一個，因為她的丈夫的顛覆傷害她的信心，她的尊嚴，因為她的年輕的情人是那樣執著，那樣儒怯，那樣經久不凋，然而生性忠實，在不可能獲致物質與精神一致的時候，愛情可以析而為二，死生如一，平靜，沒有危險性，不感到矛盾，因而也就異常強韌永恆。她可以原諒丈夫有情婦，不原諒他毀壞子女的前途，她可以原諒情人有情婦，因為他們誰也不會屬於誰。男女之愛在這裏具有更多的母愛，姊弟之愛和忠誠的友誼；只有靈魂在活動，物質的貪婪不息而自息，肉慾的衝動不止而自止，心在這裏永久是潔淨的。

福氏用不着到遠地方尋找這樣一位善良婦女，如聖佩甫在一封給他的信裏所形容，和包法利夫人『同樣真實的人物，而情懷却溫柔，純潔，深沉，蘊藉。』老早，老早就有一位阿爾魯夫人密密護封在他的感情和生活之中。她的夫姓是施萊新格（Maurice Schlésinger），父姓是福苟（Foucault），名字叫做愛麗薩（Elisa）。施萊新格是一個德國人，在巴黎開了一家商店，專做音樂繪畫以及其他藝術上的交易，為人正如小說裏的阿爾魯，可能比阿爾魯還要惡劣，曾經盜印羅西尼（Rossini）的聖母痛苦曲（Stabat Mater），福氏在上卷第五章爲了點明時代（一八四二年一月），順手拾來做爲一個標記。福氏和他們相識，是在一八三六年八月，不過十五歲，隨着父母在海濱的土鎮（Trouville）消夏。土鎮在當時是一個『荒涼的海濱，潮退下去，你看見一片廣大的海灘，銀灰的沙子，濕濕的和浪水一樣，迎着太陽燦耀。左面有些山石，貼着一層水草，全變黑了，海水懶懶地打着，往遠看，在熾熱的日光之下，是蔚藍的海洋，沈沈地吼號，好像一個巨靈哭泣。』他在這裏遇見那所謂的施萊新格夫人，所謂，因爲如瞿辣·喀義（Gérard-Gailly）所考據，她的真正的合法的丈夫另有一個，不出面，也不抗辯，沒有人清楚是爲了什麼不得已的苦衷。直到這位姓虞代（Judée）的神祕的緘默的丈夫在一八三九年死後，施萊新格夫婦才算有了正式的

名分。

但是昧於一切，福氏陷入初戀的痛苦。他發狂地愛着這位諱莫如深的少婦。她最先走進他的情感，也最後離開他的記憶。這是純潔的。

「我曾經愛過一個女人，從十四歲到二十歲，沒有同她講起，沒有碰她一碰；差不多之後有三年，我沒有覺得我是男子。」

這是命：二十年以後，施萊斯格在巴黎站不住腳，去了故國，福氏在信裏告訴施氏：

「命裏注定，你和我的童年的最好的回憶連在一起。」

然而這是神聖的：

「我如今依然是怯怯的，如同一個少年，能夠把奄了的花藏在抽屜裏面。我曾經

在年輕時候異當地愛過，沒有回應地愛過，深深地，靜靜地。夜晚消磨於望月亮，計劃誘拐和旅行意大利，爲她夢想光榮，身體與靈魂的折磨，因肩膀的氣味而抽搐，於一瞥之下而忽然蒼白，我全經過，仔仔細細經過。我們每人心裏有一間禁室，我把牠密封起，但是沒有加以毀壞。」⁽⁹⁾

這間禁室他終於換了一個藝術的方式啓封，那就是他的情感教育。他從他的切身經驗尋求真實，並不違背他對於藝術作品的一貫的無我的主張。他拿自己做材料，然而在小說裏面，並無一行字句出賣他的隱私。如若不是因爲他的造詣卓越，如若不是由於後人苦心鑽研，我們止於表現本身的欣賞，這些加深瞭解的索引也許永遠湮沒。這裏是『一個青年的故事』，這個青年並不等於作者，但是含有若干成分，即使清醒如福氏，往往不一定就能夠澈頭澈尾加以分析。

毛漏的情感教育在本質上即是福氏的情感教育。但是毛漏不就是福氏。這是一個天性不純，稟賦不厚，然而一往情深的習見的青年，良弱，缺少毅力。他追求理想，甚至於理想的

憧憬，同時他可以縱情淫慾，這裏是種種由反動而生的交錯爲用的心理，正如福氏所謂的「若干力」。

『你不見她們全愛阿道尼斯（Adonis）嗎？這是她們要求的永久的丈夫。寡慾也能，多慾也能，她們夢想愛情，偉大的愛情，要想醫好她們（至少暫時地），不是一個觀念就可以見效，而必須是一種事實，一個男子，一個嬰兒，一個愛人。你也許以爲我太刻薄。然而人性不是我創造下來的。我深信最猛烈的物慾是由理想主義的飛躍於不知不覺之中組成，而最齷齪的肉的淫亂是由於一心指望不可能，仰望神貴的歡悅而產生。再說，我不懂（也沒有人懂）這兩個名詞的意義：靈魂與肉體，一個在這裏完結，另一個在這裏開始。我們感到若干力，如此而已。』●

相爲因果，互爲消長，精神與物質並非兩種絕然不同的形體。所有福氏創造的男女主角，包括利夫人，薩朗寶，從這種心理的角度去看，環境各別，過程相同。毛漏屬於同型。阿爾魯夫人的指尖輕輕拂了他一下，毛漏立即盼望和他的妓女晤對，然而在一起了，心有所動，他

馬上想起他的偉大的愛情。屬於常人，無論男女，活在「若干力」的進擊之上，終爲火花銷鑠。福氏的朋友杜剛（Ducamp）有一部小說叫做力的浪費（Forces Perdus），同樣可以移來做爲情感教育的標題。毛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，理性和獸性只是他的存在的真實的兩種應用。不是一個苦修僧精神全然向上，也不是執綰子弟的純物質的沈溺。這裏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青年愛上一個中產階級的婦人，缺乏毅力衝出社會的囚籠，更其缺乏毅力跳出自己的溫情。他們接受人世的命運，念念不忘各自在人間應盡的職分。中產階級的品德是自私，愛也是自私。

福氏是一位理想主義者，所有大作家難得一個例外不是，然而深深打入他的時代和階層，却又百分之百地現實，臨到具體攝取形象，綜合（不是象徵，那可憐的沒有血肉的稻草人）是他的類特的成就。典型就是這樣產生的，這樣活在世紀之中而不朽的。漢穆萊德（Hamlet），哈巴貢（Harpagon），白特（Bette），奧布勞夫（Obломov）……都含有各自的作者，然而含有更多的人性。

瞭解毛漏這樣的青年，等於瞭解中產階級。自私，然而却不就是自利。毛漏一向慷慨，一向熱衷。許多人慷慨而又熱衷，具有經驗以及從經驗體會出來的處世哲理，並非毫無區別。

地最善。毛漏不然。這是一塊軟麵，隨心所欲，由人揉搓。他沒有顯明的人格；他的人格富有彈性，像一張琴，人人可以彈出自己所需要的共鳴，然而不是毛漏自鳴。他會將別人的撥弄看做自主，天賦獨厚的音韻。不認識自己，他以爲認識；他把一時的習染誤做天才的流露，因而自負甚高。他逗留在事物的表皮，永久吸入現象，永久沒沒無聞，富有流動的接受性，沒有比他易與的人，彷彿河牀的污泥，一波一波流過，依然故我，在河牀沉澱，淤積。他在急湍之中迴漩，以爲是自己波動；他或許有動的意識，他當然有，而且很多，然而從來沒有形成一種意志，一種活力。他有計劃，也高自期許。他寫詩，因爲他多少讀了一些浪漫詩歌；他學畫，因爲阿爾魯是畫商；他想做新聞記者，因爲戴樓芮耶向他借錢辦報；他想做議員，因爲黨布羅斯慫恿他。『由於一種問心不過的榮譽觀念，保持着他文學的計劃。他想寫一部美學史，他和白勒南談話的結果，隨後又想把法蘭西大革命的各個時期寫成悲劇，另外製作一齣大喜劇，由於戴樓芮耶和余掃迺的影響。』東沾西染，似又所悟，未能深入，便又見異思遷。像一個票友，有票友的怯怯的驕傲，他東張張，西望望，來到人生盡頭，發見自己一無所獲，受盡情感的欺瞞。然而這樣庸庸碌碌，旁觀者一樣放過花花綠綠的人生，於是和他的老朋友戴樓芮耶碰在一起，談到他們過去得意的辰光，幾乎只是一片空白。

狄德羅 (Diderot) 曾經在十八世紀創造了一個同樣落伍的人物，然而和毛漏一比，辣謀 (Rameau) 顯然還有一點火氣，他可以衝破面具，無所顧忌。毛漏只是一個中小產階級，有廉恥，有虛榮，嗅着小小的利息，決不忿而有所作爲。他慙，然而他不忿，所以同是一事無成。辣謀近乎男性，陽剛，反抗，於是孤獨，毛漏近乎女性，陰柔，順受，不忿沒有朋友。一個怨恨，一個愛，而且被愛。從這一點來看，雖說沒有大觀園加以隔離，他也只是一個賈寶玉。他得不到男子的敬重，他爭到女子的眷顧。女子崇拜英雄，然而溺愛弱者。紅樓夢實際只是一部情感教育和辣謀相近的倒是包法利夫人，挽不住狂瀾，然而追尋機會，失望，缺望，掙扎，自盡。毛漏不挽自住，失望，永久失望，但是無聲無嗅地活下去，福氏序布耶遺詩道：

「幻滅是弱者的本色，不要信任這些厭倦者，他們幾乎永遠無能爲力。」

毛漏不會尋死，正如賈寶玉，至多一走了之。死也要用力。還有悲劇比這更其沉痛的？

還有人物比這更其起膩的？

所有批評家對於情感教育的指摘和誤解，幾乎都和毛漏本人有關。桑·喬治 (Geor

we must) 極力爲作者辯護，仍然以爲「錯處就在人物缺乏掙扎。他們接受事實，從來不想據爲己有。」後人如法蓋 (Emile Faguet) 便直截了當以爲情感教育起膩，由於主要人物本身無聊。布呂地耶 (Brunetière) 的攻訐更爲澈底：

「如今正相反，你想絕對現實，如左拉先生所謂：『你投到生存的庸俗的行列。』——爲了你的報章英雄，爲了你的傳記熱狂的殉難者，你選了一個人物，我承認，『在日常生活簡單中，』我們一打一打地遇見，沒有職業，沒有地位，尤其是缺乏個性；你選了這樣一個人物以後，即令你精於觀看與呈現，觀察與描繪，掘發事物與運用語言，你令人起膩。一切持續不斷的東西令人起膩。我用唯一光榮的例子來證明，只要唸過福樓拜先生的情感教育的人們全都回憶一下就成了。你也許問，何以這種枝節的持續令人疲倦，何以不得不有這種選擇的必要？回答在如今並不難：因爲在人生之中，理應如是的事物實際並不如是。我們需要一點理想。」●

這種傳統的看法，把小說當做傳奇，把主人公當做英雄，雖說在民間一直流行，畢竟過於陳

腐。現代小說所含的本質幾乎千百倍於情感教育的平凡，情感教育只是一個重要的開端。什麼是現代小說的特徵？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我們不妨借用布呂地耶的詮釋：

『是人生，共同的人生，附屬於環境的人生的表現，「未經選擇」的人生，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，又不爲任何學派的成見所限制，嵌在牠的現實框架之中的人生，被觀察，被研究，被表現於你可以叫做人生的無限瑣細之中，猶如有時顛覆人生的重大危機之中；永久如一的人生，然而永遠被自身的發展的唯一無二的效果所修正，就外表看來，而且將長時間是，小說的獨有的特殊的目標。』⑤

假如布氏無以調和他的觀察和觀點，福氏在寫作期間未嘗沒有體驗到其間的矛盾：

『這是一本關於愛情，關於熱情的書；一種可以生存於今日的熱情，這就是說，消極的熱情。我所想像的主旨，我自信是十分真實，唯其如此，不大解悶也難說。有點兒缺乏事變和戲劇性；而且時間過長，動作未免鬆懈。總之，我很不放心。』⑥

在另一個時間，福氏說起他的苦悶，並不因而改變他對於近代生活的認識：

「這樣的人物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嗎？偉大的效果需要簡單的事物，明顯的熱情。然而在近代的世界，那裏我也看不見簡單。」①

他寫了一個尋常人，一個複雜人，一個活在繁複緊張的大時代的無名小卒。毛漏不是英雄。福氏也不是在寫傳奇。他似乎已經預感情感教育不易於被同代人士所接受，然而藝術良心不許他作偽，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如若他必須忠實於人生，忠實於藝術，忠實於近代，忠實於自己。他爲這個大感苦惱。他往前多走了一步；他也許沒有想到這上面，然而他痛苦；然而他不認輸：

「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變穿插在一起，我很感棘手；我害怕背景吞下全書的結構，這也正是有歷史性質的作品的毛病；和小說裏的人物相比，歷史上的人

物更易於引人注目，特別遇到前者的熱情不很激昂的時候；人家覺得拉馬爾丁 *La martine* 比毛漏有趣多了。再者，在現成的事實中間，選擇什麼好呢？我簡直是心煩意亂，也就真夠苦的！」^②

不僅毛漏沒有歷史的圓光相襯，全部小說的人物都是平常而又平常，渺小而又渺小，然而屬於時代，屬於生活。

無論如何，福氏如聖佩甫所囑望，在情感教育裏，「回到生活，回到人人可以目擊的範疇，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迫切需要。」他爲自己選下一段他年輕時候親眼看見的第二次革命做背景，一個人人可以印證的曇花一現的浮動的大時代，對於法國有影響，沒有成就。他曾經就力的浪費指出道：

「這有好些地方類似我的書。他這本書極其老實，對於我那一代人有一個正確的觀念，因爲我那一代人，和現在年輕人一比，變得真和化石一樣。一八四零年的反動，挖了一道深溝，將法國隔而爲二。」^③

他採用這動亂的時代，不是由於同情二月革命，而是從一個藝術家的眼裏看來，由於革命本身的進行的形式的瑰麗。我們明白，福氏不信任任何革命，因為往長裏看，社會主義者往往陷入同樣狹小，同樣只是人類進展之中的一個形體。這種哲理觀點，對於瞭解情感教育具有無比的重要性。

「正因為我相信人類永久的演進與其無窮的形體，我恨所有的框架，拚命把牠裝鑲進去；所以我恨一切限制牠的程式，一切爲牠想出來的計劃。奴隸制度不是牠最後的形式，封建制度更不是，君主政體更不是，便是民主政體也不見得。人眼所望見的天邊決不是盡頭，因為在這天邊以外還有別的天邊，這樣以至於無窮。所以訪求最好的宗教，或者最好的政府，我以爲是一種蠢極了的舉措。對於我，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，因為要給別一個挪出位子來。」●

悲觀是福氏一切寫作的基調。這不妨害他清醒，因為說到最後，理想主義的依據即是

悲觀，對於藝術家，重要更在方法和態度的選擇。福氏的精神是謹嚴，選擇客觀和觀察做爲敘述的準則。

「你反對人世的偏私，牠的卑鄙，牠的暴虐，同生存的一切齟齬與猥褻。但是你認清牠們了嗎？你全研究過嗎？你是上帝嗎？誰告訴你，人的裁判不會錯誤，誰告訴你，你的情感不會欺騙你？我們的感覺是有限的，我們的智慧是有窮盡的，我們如何能夠擁有真與善的絕對的認識？我們會有一天曉然於絕對的存在嗎？你要是打算活下去，無論關於什麼，你就不用想有一個清晰的觀念。人類是這樣子，問題不在改變，而在認識。」

這顯然只是一個藝術家的立場，而且正和傳統的帶有虛偽意味的學院論調違忤。你沒有權利刪削，假如人類原來就有這種形象。對於藝術家，醜惡猶如美麗，本身含有美麗。你觀察，你選擇，不是因爲你有道學家或者宗教家的熱情，而是因爲你活在現代，要有科學家的誠懇。